

艷芬與我們

文／張允雄

”

艷芬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把我們也變成了一道光。命運能決定發生什麼，卻無法決定人的思考。

“



命運能決定發生什麼，卻無法決定人的思考。

2000年，一則新聞震撼了整個社會：一名患有脆骨症（俗稱玻璃娃娃）的高中生，因臨時更改上課地點，在同班同學好心攙扶下樓時，不料因樓梯濕滑，兩人雙雙摔倒，導致這位玻璃娃娃不幸身亡。事後家屬提告，法院判決學校與同學敗訴，這項判決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讓許多人因此卻步，從此不敢輕易幫助他人。

玻璃娃娃是一種遺傳疾病，患者的骨骼非常脆弱，稍有不慎便可能骨折。我的朋友艷芬就是其中之一，她說，她的身體裡有很多鋼釘，大小手術加起來有六十七次。小時候每次手術前，她都會祈求是最後一次，但始終未能如願。長大後她想通了，做了六十七次的手術後，她不再祈求了。

艷芬的身長不到六十公分，因為雙腳萎縮必須倚賴輪椅，一般人食衣住行的簡單日常，對她而言盡是挑戰。六歲時被傳教士帶走扶養，十六歲離開教養院自力更生。在那則玻璃娃娃新聞鬧得沸沸揚揚期間，她請求陌生人協助，也曾多次遭受拒絕。

上了年紀的人最害怕的事，就是跌倒，那種因受傷得長期臥床的痛苦，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體會。對於艷芬而言，

她捱過高達六十七次的手術，若按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那六十七次的骨折，就相當於六千七百天的煎熬，我光聽就覺得痛，但她以輕描淡寫的口吻中說出來，彷彿這些都是別人的故事。

我到花蓮玉里幫忙已超過十年，第一次是跟當地的孩子們講故事，他們多數來自原住民、新住民，或是隔代教養的家庭。朋友告訴我，這些孩子都是艷芬在街上「撿回來的」，帶到教會是擔心他們在外面學壞，依偎在這可以遮風避雨的港灣裡，孩子們除了有頓晚餐可吃，還有人能協助監督功課。

想起剛認識艷芬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大手，覺得她是做大事的人。有一次艷芬開玩笑說，希望能夠當鎮長夫人，我回她：「妳當鎮長更快。」

受到艷芬的感動，我找來一群朋友幫忙。就這樣連年舉辦了好幾場的冬令營和夏令營。由於來支援的朋友們信仰各異，為了避

免不必要的困擾，出發前我都會預先告知，表明由於活動在教會裡舉行，用餐前會有禱告儀式。

有一次我好奇地問孩子們：「你們在家裡也會自己禱告嗎？」不少孩子們紛紛舉手，我選了一個皮膚黝黑、眼神明亮的原住民小男生，問他：「你都跟上帝說些什麼？」他很認真地回答：「我跟上帝說，請祂命令叔叔不要喝酒。」聽到這句話，我瞬間鼻頭一酸，因為知道他的成長背景，父母不在身邊，是由與叔叔同住在一起的阿公阿嬤一手帶大的。

這一班中有好幾個過動兒，由於家長缺乏照護能力，只能依賴藥物控制。帶領過動兒需要許多專業技巧，然而多數老師們缺乏相關經驗，過動兒便成了他們口中的「魔王」。

有一年去「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進行戶外教學，在玉富自行車道上我負責壓陣。才出發不久，一名老師氣喘喘地跑來告狀：「魔王一號又在打人，我們都搞不定，你自己去處理！」魔王一號是小學五年級生，不只喜歡動手打人，說話更是夾槍帶棍。我拉著他騎在隊伍最後，心生一計，對他說：「我想製作一個玉里影片，你幫我找景點，然後用我的手機拍好嗎？」

這招對魔王一號奏效了。



派這個工作給魔王一號，既發揮了他好冒險的地主優勢，也滿足他被重視的需求。騎自行車郊遊期間，他帶我去看玉里黑熊稻田彩繪，以及幾個他的秘密基地。後來的行程他越來越配合，連收拾垃圾都很主動。戶外教學的尾聲，我們遠遠落在隊伍後面，此時魔王一號突然開口：「老師，我是過動兒。」我心頭一緊，趕緊編了個謊：「那有什麼，我小時候也是。」「那你今天早上吃藥了嗎？」「當然吃了！」我雖然心虛，但仍保持氣壯。「那你吃的藥是什麼顏色的？」我腦袋急速轉動：「比你的大，這樣可以嗎？」我的回答沒有毛病，他不再繼續追問，便聊起自己的家庭。魔王一號說自己的父母不住在玉里，而是落腳於有一大片果園的台中，還說將來那個果園會留給他。

我後來把這段「降妖伏魔的過程告訴老師們，大家笑到快「併軌」。不過，關於「台中的大片果園」，艷芬說應該不是真的。

營隊結束前放映回顧影片，大人和小孩都哭了。離開教會時有個孩子跑來問我：「老師，明年你還會再來嗎？」我愣了一下，隨即點頭：「會啊！」在這次營隊中有位博士生背景の志工，因為研究偏鄉教育所以來到玉里。她私下跟我說，

這裡的孩子都會對外來的老師們提出同樣問題。我請她給我們一些建議，她沉默片刻，神情複雜地回答：「你們把孩子的期望拉得這麼高，離開後，他們又要回到低品質的現實生活，你們有想過他們的感受嗎？」

我陷入那位如同幫助玻璃娃娃同學那般的困境裡。

這道靈魂拷問困擾我許久，後來有機會和一位長期耕耘偏鄉教育、小朋友稱她為錦秋阿嬤的朋友討論這件事，她告訴我：「教育和關懷不同，關懷的部分由我們來做。而你們帶給孩子的是教育，是讓他們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經她這麼提醒，我放下壓在心上的那塊大石頭，體會到教育家愛默生所說的「成功」經驗。我們的出現，就是在孩子的心田裡埋下一顆種子，一顆能讓生命因你我的存在而變得更美好的種子。以後再碰到孩子問同樣問題時，我能堅定地對他們說：「叔叔

阿姨明年還會來，我們每年都會來的。」

「一個人走得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遠」，艷芬開啟了我擔任營隊工頭的大門。在她的號召下，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來，除了新冠疫情期間和颱風因素各取消一次，這支名為「Life Saver」的團隊，從未間斷地挺身前往玉里舉辦各種營隊。



我其實是個很怕麻煩別人的人，但只要艷芬開口，我便會拋開先前找人和募款時所面臨的挫折感。我明白偏鄉教育並非行善布施，對有些志工而言，甚至也可能像走聖雅各之路，但我相信在歷經身心靈的各種考驗後，有些人的人生會因此變得不一樣。

艷芬常說錦秋阿嬤是她的貴人，因為在多年前結束北漂生活，剛回到故鄉時她正苦尋新的人生方向，而在當時擔任合家歡執行長的錦秋主動遞出了橄欖枝，以多元方案聘僱了她。

還記得2018年在台北開會時，同席的錦秋突然感嘆地說：「你們都不來抱抱我！」大家頓時一頭霧水，她才緩緩道出自已是當年花蓮大地震的受災戶，也是那段期間電視新聞鋪天蓋地播送著雲門翠堤大樓倒塌消息的居民之一。然而這位受災戶之前在群組中隻字未提，甚至還有心情處理別人的問題。

小時候我很怕別人禱告，因為覺得冗長又無趣，所以常常睜眼偷看或焦急的等待那句最後的「阿們！」然而，我卻很喜歡聽錦秋帶領的禱告。錦秋改變了我對於禱告的成見，她的每一句話都能說進每個人的心裡，那份感恩既全面又充滿力量。有次我忍不住眯眼偷看，我看見了牧羊人的拐杖變成天線，一根直達天聽的天線，當聖靈的光灑下來時，孩子們變乖也學會感恩，老師們也重新獲得動力。

大學二年級前我偶爾也會禱告。在害怕成績不好時、在重要東西找不到時、在遇到任何解決不了的事情時，我都會禱告。但後來著迷於「虛無主義」，心想著既然人生沒什麼意義，還不如自由自在活著。但畢竟我在教會裡長大，對上帝始終懷著一份愧疚。年輕時荷爾蒙主導一切，不想做完壞事又去懺悔，年少輕狂的我索性跟上帝攤牌：「等我把所有想做的壞事都做完，再回來當個虔誠的基督徒好了。」

不知是罪惡感作祟，還是真實的靈性體驗，因為突然碰上前所未有的考驗，我厚著臉皮再次握起雙手祈禱，然而，那一次，蜷縮在床角的我，清楚地聽見（或感受到）上帝說：「這次，你要靠自己。」接著，逐漸遠去的腳步聲，彷彿電影音效般的清楚、真實且殘酷。自此，我漸漸遠離教堂，每



回面對教友的勸說，我那反叛心就會啟動。

時隔多年，有一次在上海搭乘計程車，司機問起我的宗教信仰，我提到小時候是基督徒，他立刻興奮地分享自己剛受洗的喜悅，並強調基督的教導如何為他帶來新生的轉變。他說：「只要誠心祈禱，上帝必會應允。」

我沉默了一會兒，潛伏在心底的大二生靈魂跑出來抬槓：「那如果兩支球隊同時祈禱，請求上帝賜予勝利，上帝會讓哪一方贏呢？」

司機頓時語塞，搔了搔頭，笑著說：「這個問題我得回去請教牧師。」

回到台灣後，我將這段對話分享給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老友，他當時沒有答案，隔日才打電話來說：「上帝會賜予對你真正有益的答案。」

我那大二靈魂又跑出來拌嘴：「那是不是就會有其中一方的禱告是無效的？」

是錦秋改變了昔日我對於禱告的誤解，認為禱告就是在「求」，是弱者或懶惰之人的工具，但她帶領的禱告卻很不同，有別於「求」，反之是滿滿的「感恩」，對於從台北來

的老師、捐錢捐物資的善心人士、當地的新住民媽媽……在說「阿們」之前，她總是周全又真誠地提醒孩子：「上帝是愛你們的」、「上帝從來沒有離開過」。

有一年冬天，我突感心臟劇烈不適。由於家族中有幾位中風過，當我感覺左臂發麻口齒不清時，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是躺在病床插著鼻胃管，連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父親。

不想把這件事告訴遠在國外的妻小，我勉強挺起身子，獨自開車前往醫院，抵達醫院時我已虛弱得像一顆洩氣的皮球。雖然我與神的關係很尷尬，但「戰壕中沒有無神論者」，想起在玉里的禱告，當雙手緊握著方向盤時，我在心底默念：

「感謝老天讓我撐到醫院，感謝台灣完善的醫療體系，感謝我的心臟多年來的辛勤工作，感謝我此刻仍有方法讓自己平靜下來……」

慢慢的，混亂的思緒真的緩和下來了，並覺得自己是安全的。透過這次新奇的經驗，讓我明白，原來在悲觀和焦慮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選項。因為「玉里工頭」的這份工作，我找到了跟上帝和解的方法，這個收穫是意料之外的。

後來錦秋接任花蓮YWCA執行長一職，工作變得更加繁忙，許多時候艷芬得獨當一面，但隨著我們的默契增加與經驗積累，她從規劃到執行，甚至站在台前與眾人說話，對她已是小菜一碟。

偷看別人禱告這個毛病，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改，每次忍不住看向艷芬，那雙緊握合一大手上方，牽著一條將我們跟宇宙連結起來的「天線」，那一刻她是一個小巨人。雖然沒能如願嫁給玉里鎮長，但艷芬已然是地下鎮長，她像個大磁鐵一樣，不斷地吸引各路英雄好漢。也因為她，那些小小孩變成大小孩，大小孩變成小隊輔，小隊輔變成大學生，大學生成成了小老師……。

艷芬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把我們也變成了一道光。命運能決定發生什麼，卻無法決定人的思考。